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编
丹 曲 / 主编

འཕྲིན་ལྗོན་པ་
安多研究

第十一辑



 甘肃民族出版社



འཛོམས་ཤིང་འཕུལ་

安多研究

第十一辑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编
丹 曲 / 主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多研究. 第11辑 / 丹曲主编. -- 兰州 :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21-2716-7

I. ①安… II. ①丹… III. ①藏学-中国-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454 号

书 名: 安多研究. 第11辑

作 者: 丹 曲 主 编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文海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14.75 插页:2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2716-7

定 价: 30.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网址:<http://www.gsminzu.com>

投稿邮箱:448925720@qq.com

发行部:张楠 联系电话: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993177333@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丹珠昂奔 洛桑灵智多杰 马丽华
王 尧 多 识 何 峰 陈庆英
拉巴平措 降过嘉措 格 勒
聂鸿音 蒲文成 喜饶尼玛

主 编：丹 曲

副主编：扎 扎 华锐·东智 杨才让塔

执行编辑：杨才让塔

英文目录翻译：张影舒

目 录

藏传佛教研究

- 全球化视域下的藏传佛教 蒲文成 (1)
- 卓尼禅定寺的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传承概述 丹 曲 (11)
- 藏传佛教量学应成论式的规范体系研究 陈小刚 (24)

历史研究

- 浅谈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对藏学研究的贡献 坚参才让 (31)
- 四川藏区木里土司“政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及历史影响 成 飞 (36)
- 清代西藏地方职官喇嘛噶伦探析 迭目江莲 (45)
- 茶马古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 张晓俊 (50)

文化习俗研究

- 历史人类学视阈下卓尼土司崇拜探析 结古乃·桑杰 (59)
- 学习藏医三因学说的点滴体会 罗秉芬 容观澳 (68)
- 五源学说在藏医药学中的应用 仁 青 (76)
- 浅谈安多藏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李生祥 (80)

探析雪顿节对藏戏发展的影响	李 宜 (87)
西藏工布服饰研究	周裕兰 (94)
浅述舟曲藏族服饰特色	尹永学 (103)

《格萨尔》研究

浅析《格萨尔》史诗中的游牧文化特征	马都尔吉 (113)
浅析《格萨尔·赛马篇》诗句的口头程式	道杰吉 (117)
浅析《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的多面性 ——以玉树治多地区《格萨尔》说唱艺人青梅让丁为例	巷欠才让 牟英琼 (122)

语言研究

论藏语安多话 gi 的语法功能	周毛草 (126)
现代藏语常用名词的内部结构特征分析	达召卡什吉 (132)

现实问题研究

藏北牧区城镇化调查与分析 ——以西藏阿里改则县为例	辛雷乾 (137)
藏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牧”问题刍议	杨才让塔 (143)
西藏产业结构演变实证研究	刘巍文 (149)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宁银苹 (157)
康南藏区特色乡镇旅游发展实证研究 ——以乡城县热打乡为研究对象	舒 科 (163)
对甘孜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	陈光军 (173)
宗教与社区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 ——以合作市藏传佛教与社区文化发展为例	郭志合 (183)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社区情况调研

——以拉卜楞镇上人民街社区为例 张利军 (189)

书 评

《成就法鬘》与藏传佛教图像学

——《基于〈成就法鬘〉及相关密教仪轨文本的印度佛教图像学》述评

..... 王传播 (195)

《拉卜楞史话》在藏族民俗学方面的意义 宗哲迦措 (204)

藏学的园地 高原的格桑花

——评《安多研究》创刊号 于丽萍 (207)

藏学著作翻译

丹底:隐秘的山谷及其名字由来

..... 高奕睿(Imre Galambos)、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著 李靖夏译 (215)

Contents

Tibetan Buddhism

-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Pu Wencheng* (1)
-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Co Ni gSam gTan Monastery
..... *Dam chos* (11)
- On Standard System of tsadma thal aGyual in Tibetan Buddhism *Chen Xiaogang* (24)

History

- Prof.Dung dkar Blo bZang aPhrin las's Contributions to Tibetology
..... *Rgyan mtsn tse ring* (31)
- Forming Setup of "Chos srid zung abril"of Mu li Chieftain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in
Sichuan Tibetan Regions *Chengfei* (36)
- Tibetan Lama bKa Blon: A local functionaries in Qing Dynsty *Die mujianglian* (45)
- Historical Functions of Tea-horse Ancient Route in Anti-Japanese War
..... *Zhang xiaojun* (50)

Culture and Customs

- Co-Ne Chieftain Worship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 *Co Ne•Sangs rgyas* (59)

Notes on Three Causes of Tibetan Medicine	<i>Luo bingfen /Rong guan'ao</i> (68)
On Implication of Five Sources in Tibetan Medicine	<i>Rin chen</i> (76)
On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Physical in Amdo Tibe	<i>Li shengxiang</i> (80)
Influence of Zho sTon Festival on Development of Tibetan Drama	<i>Li yi</i> (87)
On Clothes of Gung Po, Tibet	<i>Zhou Yulan</i> (94)
On Features of Clothes of aBrug chu	<i>Yin Yongxue</i> (103)

King Gesar

On nomadic Cultural Features in King Gesar	<i>Ma Dugaji</i> (113)
Oral Formulaic Art in Horse Racing, King Gesar	<i>Rdo rje skyd</i> (117)
On Multiple Dimension of King Gesar Performers: A Case Study on achi med tse Ring from Yulshul	<i>Dbang chen tshe ring/Mu ying qiong</i> (122)

Linguistic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gi in Amdo Tibetan	<i>aBrug Mo mtso</i> (126)
Internal Structures of Often Used Nouns in Modern Tibetan	<i>Da sGrol dkar sKyid</i> (132)

Realistic Issues

Survey and Analyzes of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Tibet: Simplified by Gaize,mNGa Ris	<i>Xin leiqian</i> (137)
On "San Mu" in Process i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in Tibet	<i>Yang tseringthar</i> (143)
Feildwork on Transfor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ibet	<i>Liu Weiwen</i> (149)
On System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i>Ning yinping</i> (157)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ruism in South Kams Tibet: A Case Study Dare township, Xiangcheng County	<i>Shu ke</i> (163)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Truism Industry in Dkar mDzes	<i>Chen guangjun</i> (173)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gtsos	<i>Guo Zhihe</i> (183)
Survey on the Situation of Town Community in Gannan Tibetan Prefecture: A Case Study on Renmin Street, Labrang	<i>Zhang Lijun</i> (189)

Review

Review of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Based on the Sadhanamala and other Conno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i>Wang chuanbo</i> (195)
Labrang History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lkore	<i>brTson agrus rgya mtso</i> (204)
Review of The First Issue of Amdo Studies	<i>Yu liping</i> (207)

Translation of Tibet Studies

Tan Tig: a Secret Valley and Its Origin of Name	<i>Imre Galambos/ Sam van Schaik, Translated by Li Jingxia</i> (215)
--	--

全球化视域下的藏传佛教

蒲文成

[内容提要] 文章论述了藏区本土化的佛教流派,藏传佛教在国内的概况,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以及全球化下的交往与互动,指出藏传佛教存在着传播的现实基础,藏传佛教的西化趋势为自身创造了发展空间,藏传佛教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加快,藏传佛教西方本土化已初见成效。

[关键词] 佛教;藏传佛教;本土化

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相互联系之中,社会各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总是有着沟通和传播关系,通过双向交流,相互达到沟通和了解。在这种联系中,宗教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藏传佛教是佛教的重要流派,已有世界性宗教特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了解它的形成、传播历程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世界文化交流和公共关系服务。

一、藏区本土化的佛教流派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世界总人口58.82亿,信仰宗教(包括民间信仰)的人口约50亿,占总人口85%。其中,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近22亿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穆斯林13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佛教徒3.11亿多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佛教主要在亚洲,占95%。其中东亚1.54亿,南亚1.56亿。佛教徒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其他国家佛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柬埔寨99%,泰国94%,蒙古90%,缅甸80%,日本74%,不丹63%,老挝58%,越南51%,韩国37%,锡金31%,新加坡28%,尼泊尔13%,朝鲜1.7%。

3.11亿佛教徒中,藏传佛教徒占6%,约1866万人,主要分布在我国和南亚的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印度等国和地区。另外,在西欧德、法、英等国数十万人,前苏联100万,美国30万,拉美50万,大洋洲2万,非洲1万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先是小乘部派佛教,有上座部(十八部)、大众部之分。公元2-3世纪,出现大乘佛教,由龙树、提婆师徒创立中观学派,坚持执著“有”、“无”的中道立场,主张“缘起性空”,故称“大乘空宗”。

约公元4-5世纪,无著、世亲兄弟所创瑜伽行派,主张“万法唯识”,则称“大乘有宗”或“唯识宗”。公元7世纪兴起金刚乘(密宗)。这是在当时社会潮流影响下大乘佛教吸收印度教和民间信仰,以大乘教为理论基础,实践上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为特征的佛教流派。

公元前3世纪,小乘佛教首先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和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史称“南传佛教”。公元初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廷遣使从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标志着佛教传来中国,此后,在汉地广泛传播,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显宗为主,兼有密宗,称之为“汉传佛教”。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印度和我国内地等渠道传入藏族地区,再从藏土传入蒙古、土、满、裕固、纳西等民族地区,乃至世界各地,以传承大乘中观学派和密宗为特色,称之为“藏传佛教”。从而形成世界佛教的三大流派。

藏传佛教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本土化的过程。据藏文一些文献记载,约在公元5世纪佛教初传西藏,即存在雍布拉康宫堡天降神物的传说。说某一天从天空降下一包东西,内装一些佛教经卷和法器,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年赞不知何物命人供于宫中,先以苯教习俗用牺牲供祭,社会出现灾难不祥,后改为素供,社会祥和,且赞普增寿60年,共享寿120岁。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古印度的一位叫洛山措的佛学班智达和一位叫黎特塞的译师,带着一些佛教经籍和法器来西藏,试图传播佛教,但由于当时西藏无统一的社会基础,且无统一文字,传统的苯教根深蒂固等,未能成功。

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拓疆迁都、创制文字,为了统治的需要,引进佛教、兴建寺庙、翻译佛经,使佛教在西藏初具规模。此后,赞普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建寺弘佛。赤松德赞时期,寂护、莲花生等先后来藏,建成桑耶寺,出现藏族僧团,扩大译经规模,统一佛教思想,确立中观自续派的见修观点。赤祖德赞时期,建寺译经,确立七户养僧制,僧人任职朝廷,干预军政,寺院始有属民和生产资料成社会实体。

然而,作为舶来的佛教文化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最终苯教势力与反佛贵族相结合,杀害崇佛赞普赤祖德赞,拥立达摩,全面禁佛。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凡200年,史称西藏“前弘期佛教”。吐蕃本土发生佛难后,个别僧人转辗逃来青海河湟谷地,保存佛教火种,再由青海名僧喇钦·贡巴饶赛及其西藏弟子复燃佛教余烬,值10世纪后叶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为卫藏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佛教在西藏再度传播,史称“后弘期佛教”,并以公元978年为后弘始年。

佛教在西藏再次复兴后,扎根民众,与传统苯教进一步碰撞交融,吸收其部分信仰成分,依据不同传承和世俗势力的支持,出现各种教派和活佛转世制度等制度,形成独特宗教文化特色,出现西藏化了的佛教流派,称为“藏传佛教”。又因以藏语文为主要传教工具,也称“藏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的大乘显密二宗兼容的佛教。它宗教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结合青藏高原的文化自然环境,形成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独特修持方法、活动特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其教义原则是,显密结合,闻思修并重,戒定慧全修,以大乘中观见为指导,实践金刚乘密法,特别重视菩提慈悲心的培育和理性智慧的开发,称之为“悲智双运”。汉藏佛教同源,共属大乘,均以利益众生为目的,主张三皈持戒、抑恶扬善、以六度修福慧等,基本教义相同。但由于本土化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积淀、信徒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习俗等的不同,在宗见、显密学修、寺院经济、传承制度、经院设置、学经制度、饮食禁忌、典章制度、服饰特点、学修生活、信仰习俗、供祭方式、信众心理素质,以及佛像塔殿的造型、名称、类别、形态、风格等等方面,出现差异,与汉传佛教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除全盘引进佛教典籍外,与藏族本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文学、逻辑、哲学、医算、风水、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蹈、戏剧、节庆婚丧礼仪、生活习俗等几乎一切领域,在历史上具有文化的垄断性。遍布各地的寺院曾是教育机构和文化艺术宝库,为保存、继承和传播文化起过重要作用。至今有坚实的信仰基础和广泛的影响。

二、藏传佛教在国内的概况

藏传佛教形成后,很快在广大藏族地区传播,并不断传播到国内蒙古、土、满、裕固、纳西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目前,除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六省区外,在内蒙古、新疆、北京、香港、台湾等地有不少藏传佛教寺院,信仰者遍布全国各地。

据西藏自治区地方编纂委员会所编《宗教志》,1737年,七世达赖向理藩院呈报:卫藏地区寺庙3477座,僧尼316230人。1958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716座,僧尼114103人。2011年,西藏共有藏传佛教寺庙1886座,僧尼共46380人。教派情况是:格鲁派寺院占46.33%,即874座;宁玛派寺院占24.79%,即468座;噶举派寺院占18.76%,即354座;萨迦派寺院占10.12%,即191座。另有苯教116座(亦云88座),教徒3000多人。

据年治海、白更登主编《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记载^①,1958年,青海省境内共有藏传佛教寺院756座,其中格鲁派427座、宁玛派181座、噶举派109座、萨迦派32座、觉囊派7座。20世纪90年代初,全省有藏传佛教寺院719座,其中格鲁派406座、宁玛派179座、噶举派95座、萨迦派30座、觉囊派8座。另有苯教寺院14座。《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员统计表》^②中称:全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746座,僧尼总数46654人。以上三个数据虽略有变化,但基本接近。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四川、云南卷》^③统计,四川省现有藏传佛教寺院646座,其中宁玛派290座、格鲁派185座、萨迦派91座、噶举派55座、觉囊派25座。另有苯教寺院95座。^④云南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37座,其中格鲁派19座、噶举派13座、宁玛派5座。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甘肃卷》^⑤统计,甘肃省现有大小藏传佛教寺院268座,其中格鲁派257座、宁玛派9座、萨迦派2座。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内蒙古卷》^⑥统计,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共有67座,均属格鲁派。

《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北京卷》称“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绝大多数是由元明清三朝的皇室兴建的,只有少数是贵族大臣和掌权的太监出资兴建的,而且他们建寺也要得到皇室的批准”^⑦。据

①年治海、白更登主编:《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②《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员统计表》,2011年5月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印行。

③冉光荣、刘勇主编:《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四川、云南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④据《甘孜州志》、《阿坝州志》、《凉山州志》等统计,四川藏区约有藏传佛教寺院711座,其中宁玛派322座、格鲁派216座、萨迦派100座、噶举派42座、觉囊派31座。另有苯教寺院107座。

⑤郎建兰、旺谦:《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甘肃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⑥乔吉:《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内蒙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⑦陈庆英、李德成编著:《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北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5页。

该书统计,北京地区已消失 36 座寺院,现存藏传佛教寺院 26 座;与之联系密切的河北省承德市现有藏传佛教寺院 9 座,山西省五台山有藏传佛教寺院 12 座。这些寺院的派属虽不很清晰,但大体上可视为格鲁派寺院。

远在唐代,吐蕃曾统治西域长达一个世纪,提倡佛教,新建寺院,翻译佛经。藏文典籍《汉藏史集》载,当时的和田地方藏传佛教“大寺院有 68 座,中等寺院有 95 座,小寺院有 148 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 3688 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 1 万来名”^①。直到元末明初,和田地方藏传佛教依然兴盛。此后,来自贝加尔湖一带的厄鲁特(瓦剌)蒙古占据天山南北后皈依藏传佛教,现信仰者约 15 万人。另外锡伯族、部分达斡尔人亦信奉藏传佛教。20 世纪 50 年代,新疆境内有藏传佛教寺院 98 座。据藏族文化网介绍,现在我国新疆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巴音郭楞、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等地区,共约有 62 座,主要为蒙古族等群众信仰的格鲁派寺院。

据以上数据,兹将大陆范围内的藏传佛教寺院统计如下:

地区	宁玛派	噶举派	萨迦派	觉囊派	格鲁派	合计
西藏	468	353	191		874	1886
青海	179	95	30	8	406	718
四川	290	55	91	25	185	646
甘肃	9		2		257	268
云南	5	13			19	37
内蒙古					67	67
新疆					62	62
北京					26	26
承德					9	9
五台山					12	12
合计	951	516	314	33	1917	3731

据上表,现全国共有藏传佛教寺院 3731 座。加上港台等地,估计在 4000 座以上。其中,宁玛派共 951 座寺院,著名的寺院有西藏扎囊县的桑耶寺和敏珠林寺、贡噶县的多吉扎寺,四川白玉县的噶陀寺、德格县的佐钦寺、红原县的麦哇寺,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白玉寺、达日县的查朗寺、甘德县的龙恩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南宗尼姑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当家寺,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改加寺等。

全国有噶举派寺院 516 座。噶举派以口授传承为特色,是内部支系最为繁多的一个教派,总分香巴、塔布两大系统,塔布噶举又有“四大八小”之分,仅在青海玉树地区就有 7 个支系。噶玛噶举黑帽系是噶举派中最有影响的派系,西藏拉萨附近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是其主寺,四川甘孜德格县的八邦寺

^①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是该派在康区最大的寺院。西藏桑日县境内的丹萨替寺,是帕竹噶举派 1158 年所建的最早的寺院,后由朗氏家庭成员历任寺主,教派和地方势力二位一体,曾取代萨迦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该派上层于元明两朝多受朝廷封赠。青海玉树的当卡寺、禅古寺、达纳寺、觉拉寺、苏莽寺等,或为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寺院,或极具特色,很有影响。

全国萨迦派寺院共 314 座,其中西藏萨迦寺是萨迦派的主寺,文物典籍丰富,被誉为“中国第二敦煌”;四川甘孜德格的更庆寺,亦称“德格大寺”,建于明正统年间,为原德格土司家庙,该寺于清雍正七年(1729 年)所建印经院,在藏区规模最大,被誉为“藏族文化宝库”。此外,在今西藏日喀则市境内的俄尔寺、前藏的贡噶寺,是该派历史上修密法的主要道场。青海萨迦派寺院均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三县,著名的有玉树县的结古寺、称多县的尕藏寺、囊谦县的宗达寺等。

觉囊派是兴于元代,清代以来不断萎缩、濒临消亡的一个教派,现仅存于川青交接地带的果洛和阿坝二自治州,共有寺院 33 座。该派最大的寺院是四川壤塘寺,川青觉囊派寺院多从此寺发展而出。四川 25 座寺院,分布在马尔康、壤塘、阿坝三县;青海共 8 座寺院,均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甘德、久治三县。

格鲁派是最晚形成而寺院、僧人最多的一个教派。现全国约 1917 座寺院,约占藏传佛教寺院总数的 51.38%。西藏拉萨的哲蚌寺和色拉寺、达孜县的甘丹寺,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总称为“格鲁派六大寺院”。其中,甘丹寺是格鲁派祖庭,其住持“甘丹赤巴”为宗喀巴法座继承人,以佛教学识选任,多为达赖喇嘛经师和摄政王。青海省是格鲁派的发源地,塔尔寺为宗喀巴的出生地,著名的寺院除塔尔寺外,还有佑宁寺、广惠寺、夏琼寺、东科寺、德千寺、隆务寺、石藏寺、赛宗寺、拉加寺、龙喜寺、拉布寺、都兰寺等等。

藏传佛教在广大藏区和蒙古族等民族地区历史悠久、传播极广,可以说几乎全民族信仰。我国历史上,汉族地区曾有不少有志者学习藏语文,藏传佛教文化是必修的课程。从 20 世纪初开始,有些学者深入藏区寺院,学习藏文经典,有的甚至出家为僧。目前,藏传佛教已成为不少汉族群众的信仰,祖国内地、各大城市的藏传佛教居士随处可见,有的克服语言、气候、生活障碍,亲往藏区拜师学法,其毅力、决心令人敬佩。如今,在四川、浙江等地有少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地不少寺院有藏传佛教的法脉传承,宗喀巴大师等藏传佛教高僧的著作已是汉族地区寺院僧人和居士的学修教材。在港台等地,藏传佛教也已为人们所熟悉,兹作如下扼要介绍:

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主要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从大陆去台湾的章嘉、甘珠尔等大师。在台湾有的高校设有藏语文专业,学习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20 世纪 50 年代后,曾建立几座藏传佛教中心。1980 年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复苏和政治解严,南亚一些藏传佛教上师不断到台湾传教授法,藏传佛教迅速传播。各地纷纷建立学修藏传佛教的中心,估计目前有 300 多个。其中,宁玛派的贝诺法王在台湾发展了空间,他凭借在印度、海外的影响,在台湾新店建立白玉中心,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活动点,参加经常性活动的达 30 多人。宁玛派的敦珠仁波切在台湾也极有影响,曾主持审定了不少宁玛派的经典译本。格鲁派有两大系统,一是雄天护法系统(即杰钦修旦护法,后受到达赖非议),从 50 年代起建有中心;二是达赖喇嘛系统,始于民进党上台、十四世达赖去台湾,由梭巴仁波切在台北建立大乘法脉中心,于台中、高雄等地设有分部,现已有台湾籍僧人。90 年代以来,萨迦派僧人也在台湾建立

中心,经常不定期地从印度、尼泊尔请来喇嘛讲经授法。据2009年台湾蒙藏委员会统计,台湾有藏传佛教中心233个,其中宁玛派102个、噶举派75个、萨迦派26个、格鲁派14个、觉囊派2个。信徒近五六十万人,以信仰噶举派(以直贡噶举为主)的居多,约占25%。在台湾,甚至有了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灵童,如出生于台湾的菩曼仁波切是青海囊谦县直贡噶举派洛吉佩仁波切的转世,传为台湾的第一位转世活佛。有的资料还说,在台湾已找到章嘉国师的转世,台湾籍的赤珠仁波切在台南建立了噶举派的噶居寺。时至今日,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有人热衷于藏文经典的研究和中文翻译,成绩不菲。

19世纪20年代初,藏传佛教开始传入香港,最早以宁玛派和格鲁派为主。当时,中国藏区的个别僧人到香港弘法,但传播有限,未能普遍流行。1953年,在香港筹建宁玛派的藏密组织金刚乘学会,作为香港本土的藏传佛教团体,创办《金刚乘季刊》,至1997年停刊,共出75期。20世纪60年代,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的不少法王、仁波切陆续到香港灌顶传法。70年代,欧美社会崇尚东方神秘主义,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不断拓展了空间,西藏格西格桑嘉措创办香港噶当巴禅修中心。格桑嘉措后受邀传法英国等地,在欧美建噶当巴传承的佛教中心,多达1100多所。80年代,藏僧在香港传法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们主持讲座,举办灌顶、放生、火供等法会,习密渐成风气。1981年,第十六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日必多杰(1924—1981年)在香港创立噶玛噶举(香港)佛学会。1985年,尼泊尔的创古仁波切创立创古密宗佛教中心。进入90年代,更呈发展趋势。有影响的,如1990年,宁玛派贝诺法王建香港密宗宁玛派白玉佛法中心,以印度南卓林寺为主寺;1995年,四川马尔康县大藏寺祈竹仁波切及其弟子在香港成立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传承宗喀巴格鲁派法流,以大藏寺为根本寺院。兹录各教派的主要学修中心如下:

宁玛派:金刚乘学会(1953年成立)、香港密宗宁玛派白玉佛法中心(1990年)、敦珠佛学会(1998年)、密乘佛学会(1990年)、宁玛巴噶陀龙称显密佛学会(2001年)。

噶举派:噶玛噶举(香港)佛学会(1981年成立)、创古密宗佛教中心(1985年)、宗南联合学佛会(1992年)、佛国密乘中心(1997年)、殊利大手印佛学会、妙境佛学会(菩提佛学中心)、噶玛禅扬(香港)佛学中心(2003年)、阿弥陀佛协会(直贡噶举)、竹巴传承香港中心(1998年)。近年,青海玉树的噶举派活佛公保在铜锣湾建有寺院。

格鲁派: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1975年)、大乘佛学会(亦名慈悲寺,1989年成立)、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1995年)、香港噶当巴禅修中心、香港金刚持佛学禅修中心。

另外,香港现有藏传佛教研究团体20个左右,以噶举派居多,宁玛派次之,格鲁派第三。著名的如早期的志莲夜书院(1934年成立)、近期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2000年3月成立)等。

2009年12月,藏僧阿旺加措仁波切应请到澳门,主法祈请大日如来坛城加持,举行由众多信徒参与的大威德金刚火供和烟供仪式,阿旺加措向众信徒灌顶,介绍藏传佛教先显后密、显密兼修,注重闻思修并重的教义特色,以及主要教派,传授文殊、观音、金刚手、绿度母、黄财神等的心咒及其观想法。信仰者纷纷赶来,奉献供养、鲜花、食品,随上师持咒唱诵,感受加持法喜。

三、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①

(一)早期最先传入西藏毗邻地区和国外蒙古人群

藏传佛教向国外传播,向南最先传播到与西藏毗邻的南亚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和孟加拉国、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等地区。向北最先传播到外蒙古,再从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传播到俄罗斯等国。宁玛派的祖师莲花生大师、格鲁派的前身噶丹派传出者阿底峡尊者等早年都在尼泊尔生活过。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均相继传入尼泊尔。宁玛派于14世纪传入不丹、尼泊尔,20世纪中叶传入印度,在大吉岭建有寺院。17世纪,西藏噶举派领袖纳布加尔将噶举派传入不丹,成为不丹第一代法王。17世纪初,宁玛派由西藏喇嘛拉钦博及其弟子传入锡金,1730年前后,噶举派亦传入锡金,并在拉兰建寺,作为传教中心,宁玛派和噶举派后成为锡金的主要宗教,该国的陆姆特克寺,是藏传佛教在国外最大的噶举派寺院。20世纪50年代末起,藏胞先后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建立藏传佛教寺院145座。在外蒙古,20世纪30年代,全国有800多寺院、2300多小庙,相传僧人多达9000名,有乌兰巴托的甘登寺、额尔德尼寺、观音庙等著名寺院。

早在16世纪,卡尔梅克人住居新疆准噶尔时,就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后徙居里海西岸。17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通过蒙古人又不断传播到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以及赤塔、伊尔库茨克、彼得堡等地。藏传佛教成为操蒙古语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少数俄罗斯人的信仰。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罗斯境内有藏传佛教寺院150座,喇嘛约1.3万人。后经一段萧条后,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复兴,部分寺院恢复,并在布里亚特新建16座扎仓,有四个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其中比季亚·丹达龙(1914—1974年)相传是我国章嘉活佛的转世。

(二)传教士率先探秘西藏

16世纪初,步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欧一些国家,为了掠夺更多的黄金、白银、香料等财富,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便利用传教士为这一战略服务。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等人首次经过印度东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南部的古格地方首府扎布让,开启了西方传教士考察西藏的先河。自此,西方人对西藏发生兴趣,不断有人来我国西藏考察,从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至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的一个世纪里,有十多批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从印度进入我国西藏活动。此后考察不断,著名的如葡萄牙的德·安多德和弗雷勒、奥地利的白乃心(约翰格鲁伯)、比利时的吴尔铎(道维尔)、意大利的德西德里等。这些人通过考察,写出考察日记,向西方介绍西藏的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为藏传佛教后来在西方的传播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三)藏学研究揭秘西藏

19世纪初,就在传教士们对西藏发生兴趣、发表介绍考察文章后,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宗教学者开始介入对西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19世纪初,匈牙利学者乔玛(或作齐玛1783—1842年)首先于1820年到拉达克学习藏语,然后到许多寺院考察,1834年起陆续出书、发表文章,介绍藏传佛教,开国外藏学研究先河,被后人尊为西方藏学的“开山鼻祖”。之后,意大利学者杜齐(或作图齐1894—1984

^①本节部分资料来自黄维忠著:《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蒲文成、参看加著:《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藏人文化网。